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九十三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畢應元用計誘群奸

話說蓋天錫聞得張鳴珂說有智謀之士，急忙問是何人。鳴珂道：「便是本府押獄司獄官畢應元。此人足智多謀，也省得武藝，不在我二人之下，何不請他來商議？」天錫愕然道：「我竟不知。怪道常見此人一貌堂堂，儀表不俗，我已有五七分敬他，原來果是個豪傑。」忙喚左右：「快取我名帖，請押獄畢老爺來。」須臾，畢應元到來，當階聲喏施禮。天錫忙答禮，請上堂來看坐。應元道：「恩相在上，小吏怎敢坐。」天錫道：「正有事請教，豈可立談。」再三相讓，應元只得謝了，在側首斜著身子坐下。天錫將前情說了一遍，應元道：「詳報都省的文書去否？」天錫道：「天使遇害的初報文書早已發了，捉到呂方一千人的文書還未去。」應元道：「如此卻好。這件不難；那呂方，梁山上失了他無所損，我等捉了他卻有害，小吏愚見，放了他去。」天錫、鳴珂都道：「是何言也！這廝是有名劇賊，此案的要緊把鼻，如何放得？」畢應元道：「相會容稟：放了無害，只是有個放法。昨日見那日方伴當內，為首的名喚錢吉，是個嘍囉頭兒。小吏見那人色厲膽薄，其餘三五人更是無用之物。相公若依小吏時，但用一番犬伏窩之計：待小吏先去私和那廝們打成一路，與他一同私逃，卻在東門外埋伏人馬，連小吏一齊捉下。卻不要去提呂方。卻將小吏同那廝們一處監下，小吏自有方法去漏他的真情實話來。那時相公再提出來審問，小吏便是老大一個把鼻，那廝們賴到那裡去！解上都省，只說就捉得這乾人，不必說到呂方，也見得相公能辦事。那邊宋江得了呂方，必不加兵於此地。豈不兩全其美？」

天錫、鳴珂都喝采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畢應元道：「還有一件事稟知相公：那武妓也有些下落了，那廝實是梁山上賊徒，男扮女裝。」天錫驚問道：「足下何處採訪得？」應元道：「有一云陽驛掌內號的驛使在此。此人複姓鐘離，雙名復環。本是獨龍同祝家莊人氏，也曾在小吏家做過幾年莊客。夜來是他來報，說道認識來接天使的呂方，是宋江身邊之人，還有同是一般的一個人姓郭，卻不見回來。比後看見那武妓，確是那姓郭的嘴臉，那聲音舉動毫無二。」鳴珂道：「他卻從那裡認識？」應元道：「我也這般問他，他說當年梁山滅了祝家莊，曾教他父親俵散糧米，他也在內相幫，廝伴了五七日。只這二人在宋江身邊寸步不離，所以認得廝熟。又說彼時，只見眾人都叫他郭將軍，卻不知他是何名字，不知怎的反是他害了天使。小吏見他如此說，已留下他在外面伺候，相公可喚他來細問。」天錫聽罷，對鳴珂歎道：「仁兄真料事如神也。」又對應元道：「足下之計甚妙，明日我便當廳簽發，將這乾人與你管押了，便好就中行事。城中引兵埋伏，就請都監梁橫去。」只見鳴珂起身道：「何必去請梁橫，多的驚人動馬，卑職不才，願去乾這勾當。東裡司數百名弓兵，都是卑職心腹，不致走漏消息。」天錫道：「仁兄去更好，如要體己公人，我這裡盡有，不必東裡司去調。畢押獄之言，我已盡悉，不必再喚鐘離復環進來，事成之後，多賞他些金帛便了。」當時商議定了，已是下午時分，張鳴鳳畢應元都辭了出去。？」

天錫升廳，教把梁山遞呈人帶來。那戴宗懷著鬼胎上廳來，下面跪了。天錫吩咐道：「你梁山要釋放呂方回去，此事我專不得主，日後都省問本府要起人來，教本府如何回報。」便將宋江呈尾批判道：「爾梁山已知招安，只合在山寨恭候綸音，無端遣人迎接，殊屬多事。今天使遇害，兇人未獲，爾所遣之人在場，合與應訊人等，同赴都省，候朝廷明降，不得擅請釋放。原呈擲還。」又教取兩銀子賞與戴宗，道：「我也久慕宋公明是好男子，待他受了招安，再與他相見。你可速去。」戴宗見知府不肯放還呂方，卻又如此和顏悅色，明知求也無益，只得領了回批、銀子，謝了知府去了。天錫又教傳呂方上來吩咐道：「宋江來求釋放你，非我不容情，因你是此案要證，不爭放了你，教本府如何回話。我想你等眾好漢，雖未接到恩詔，朝廷已降恩光，你到了都省，不得治你叛逆之罪。只要辨得明白，洗脫了身，那時或放你回去，或先留你在省，我你都沒干係。」便喚押獄畢應元吩咐道：「呂方這乾人，在班館內狹窄，你領去管了，須要小心。我也素愛他們梁山上的好漢義氣，你休得苛虐他們。」畢應元領諾，當廳將呂方一千人，並監冊簿子，領了下去。天錫見他們都下去了，暗笑道：「此計雖瞞不得吳用，若弄這班男女，卻值什麼！」遂退了堂。

卻說畢應元將呂方一千人帶回司獄衙署，點過了名，監在一處。公人領呂方到那一個所在，呂方看時，雖是幾間小屋，卻也乾乾淨淨，比府行裡班館強多。當時眾人安放鋪蓋，正端整時，只見一個節級走來，說：「老爺吩咐，請那位呂頭領上去說話。」呂方吃驚，只得隨了那節級，直到上房。畢應元早已降階迎接，堂上酒筵已是擺好。應元請呂方上堂飲酒，呂方驚道：「小人是階下囚犯，怎當恩相如此？」應元道：「頭領休要過謙，只我小可雖是風塵俗吏，生平卻最愛結交江湖上好漢。況頭領是忠義堂上來的，正有肺腑之談奉告，怎敢不敬。」便喚左右：「取酒來！先立敬頭領三大勸杯，然後入席。」呂方只得謝了，飲盡，告罪入席，坐下。呂方心下狐疑，暗付道：「他這些光景，莫非是知府教他來探我什麼口風，須留心應對他。」只見畢應元慇懃相勸，呂方恐酒後失言，只推量窄，不肯多飲。應元回顧那親隨道：「呂頭領的伴當們，款待酒食，你去照看，休教府街裡人曉得。」親隨應了出去。呂方又起身謝了。應元議論些江湖上許多勾當，比較些槍棒法門，呂方隨口應對，卻處處留心聽著。應元又問：「宋公明究竟怎樣忠義？久慕他是奢遮好男子，只是不能得見。」呂方遂將宋江如何尊賢重士，如何仗義疏財，濟困扶危，如今只是替天行道，只等受了招安，報效朝廷，眾弟兄如何英雄了得，上下一心，同患同難，說了許多好處。應元聽一句，點頭一句，聽罷，只是垂頭歎氣。呂方道：「相公何故感歎？」應元道：「我歎我沒緣法，不能到他那裡。如能到得，便死也甘心。」呂方道：「相公差矣。小人等是出於無奈，相公是朝廷命官，又遇這等好上司，何犯著學我們！」應元道：「頭領還道蓋知府是個好人哩！」呂方道：「蓋知府這般仁厚，怎麼不好？小人被捉時，只道不知怎樣動刑，那望到如此恩待。他捉住我們，也是有司責任，不得不然，也難怪他。」應元看看左右，叫都迴避了，便走近呂方，耳邊低聲道：「你死在眼前了，為何還不省悟？」呂方頂門上澆了一構冷水，忙立起身問道：「此話怎說？」應元道：「你不要著慌，我細告訴你：蓋天錫那廝，他待你如此，不是好意。他與陳希真最好，聞知陳麗卿刺殺天使，他卻都要推在你們身上。捉到頭領時，便要嚴刑拷逼，反要在宋公明這邊追武妓的下落。是小可恐頭領受屈，使個見識，稟道：這些賊骨頭，抵死不認，拷殺也是無益。不如不去審他，只把口供文書做死了，一齊報解都省，劉彬、賀太平那裡拚用些錢，只照初供辦理，顯得太守能辦事。呂方這些人，且用好飲食調養他，不要餓得難看。蓋天錫都依了我。頭領，小可這計，為要救你一時之急，希圖稍緩幾日，再設法救你。不想又是那一個短命鬼，在知府前獻勤，他說既是口供都做死了，就將呂方一千人，本地先處了斬。又恐上司批駁，叫我假和你通同，漏你們些機密事來做把鼻。只待我去報了，不過明後日，就要將頭領主僕下手，都省上已差人去彌縫了。那廝只顧自己沒干係，又要迴護陳希真，行這沒天理的事。卻不知小可倒真心要投大寨，奇逢偶湊，特將真情說與你。」呂方聽罷，急得手足無措，見畢應元這般說，再不料是假，便雙膝跪下道：「救小人一命則個！公明哥哥遣小人來迎天使，實無他意，不料遭此奇禍，只求相公救命。」應元道：「我也無法，除是三六計，走為上計，我設法放你走了。只是怎生走得？」

正商議間，只見親隨報道：「有一位官人來拜見老爺，他不肯說姓名，說老爺一見自認得。」應元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客廳上坐，我便來也。」應元便換了衣服，到客廳上來，見了那人，心中早已明白。那人看著應元便拜，應元答禮道：「有何見教？」那人道：「可借裡面說話。」應元道：「有話此處說不妨。」遂分賓主坐下。那人道：「押獄休要吃驚，在下便是梁山上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。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，差遣前來，打聽呂方的消息。誰知知府不明，反將他拿下，監在押獄這裡，一命懸絲，盡在足下之手。在下不避生死，特來告知：若蒙救得呂方性命，不忘大德；倘有山高水低，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打破城池，不問賢愚，一概難活。久聞押獄是仗義好漢，無物相送，三百兩黃金在此。倘若要捉戴宗，就此便請繩索。好漢做事，你要躊躇，便請一決。」應元聽罷，鼓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道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值得這般大驚小怪。只不過要放呂方，算什麼大事！你且把三百兩金子交與我，我便還你活活的一個呂方回梁山去。」戴宗聽了，甚是疑惑。

應元攜著戴宗的手道：「院長且請裡面說話。」一面口裡念誦著道：「江湖上都稱贊忠義宋三郎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戴宗隨到裡面，與呂方相見了，說起知府不准呈狀之事。呂方道：「院長不知，此刻知府尚要如此如此，害我等的性命。幸虧畢恩公相告，方才得知。」戴宗大驚道：「似此怎好？」應元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如今戴院長到此，正是天湊其便。方才呂頭領既說院長神行法神妙，又能帶了人同走，你們二人何不先走了？」呂方、戴宗同說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害累了恩公。」應元道：「不妨事，我也久要投托公明哥哥，只恐貴寨不容。」戴宗二人齊道：「仁兄說那裡話，公明哥哥愛賢重士，求賢若渴，巴不得英雄垂盼，現在招賢堂上又聚了多少位好漢，只恐仁兄不去。只是仁兄如何脫身？」應元道：「我有脫身之計，便棄了這官。二位哥哥先請。我的一切細軟，都棄掉不要了，我有知府捕盜火簽在此，二位將了去，改作節級打扮，路上有人盤問，只說奉知府火簽緝盜。我這衙門后土牆外面，是一條短巷，出巷便是東門大街，二位快走，只在一二里程外等我。我還要設法救出這一干孩兒們一發來。」戴宗道：「你怎生救他們？」應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二人大喜道：「真是妙計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一個來稟道：「知府相公差人來問老爺話。」應元大驚，忙將呂方、戴宗藏在側首套間內。那人已進來了，應元出去見他。呂方、戴宗隔板壁聽那人和應元好似分賓主坐下，從人遞茶上去，只聽那人問道：「呂方那乾人監在何處？」應元道：「都在外面一處監著。」那人道：「知府相公吩咐之事，專等你回話。今教我來催你，休要怠慢。」應元答道：「方才也盤問了一回，漏不出什麼來。我想晚間把來灌醉了，只要將他山泊中的女將盤問一個真名姓來，使好做了。」又聽那人道：「我也見那口供單上填的是什麼一丈青，只不知一丈青的真名姓。」應元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便盤他一丈青的姓名年貌便了。」又聽得那人道：「押獄何故神色改變，聲音都發顫，敢是有甚不自在？」應元道：「便是，我一則為此事委決不下，恐怕誤了本府限期；二則實是身上有些賤恙。」那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押獄從容辦理，我去回知府話也。」便起身去了。應元送出去。

戴宗、呂方在房裡聽得，都面面相覷，吐吐舌頭。應元轉身進來，呂戴二人問：「此人是誰？」應元道：「是蓋天錫的心腹人。休去睬他娘，我們走我們的。」便將錢吉一干人都叫進來，說明了此計。眾人只是磕頭。應元便叫呂方、戴宗扮了節級。戴親把那三百金子都付與應元道：「哥哥將了，我二人輕身好走。」應元收了，便領呂戴二人到後園土牆邊，攝張梯子，爬上去看時，慚愧，牆外苦不甚高。呂戴二人張見巷內卻好無人，先後跳下去。包裹、腰刀應元已隔牆擲出去。呂戴二人拾來，背跨好了，出了巷，頭也不回，得命的一口氣奔出東門，到了一個涼亭上坐下，已是申牌時分。二人一面縛了甲馬，一面說道：「真難得這個畢押獄，如此仗義，山寨中又得一個好弟兄，我們在前面等他。他脫得身，我們才放心回。」二人縛好甲馬，戴宗作起神行法來，騰雲架霧也似去了。

卻說應元放了呂戴二人，暗地裡差人去報知益知府，便到前面去對錢吉等多人說道：「戴呂二位頭領已得命走了，此刻時候不早，我們也就動身。我這裡有知府的信牌，將你五□餘人姓名開上，只說奉知府鈞諭，解你們到城外良安營管押。我扮做押解官，你們都上了刑具。待偏了出城，我已有心腹人在城外，僱下五七□頭口，騎了便飛奔梁山去。」眾人都大喜。應元將他們都上了鎖鑰，自己全身披掛，提了兵器，備了乾糧盤費，點起三五□做公的。只見幾個親隨在那裡交頭接耳價議論，應元問何事。親隨稟道：「方才在府前，聽說知府相公捉著了那個武妓，原來是個男子假扮，都說那人姓郭，是梁山上的賊。」應元偷眼看錢吉等人，俱備失色。應元道：「此刻可審訊否？」親隨道：「今晚都監相公請本府赴席，想是明日早堂審哩。」應元道：「如此還好，若今日要審，來提呂方，豈不壞了？我等快走罷！」當時出衙門上馬，押解錢吉等一干人到城門邊。城上軍官來查問道：「畢押獄解這乾人那裡去？」應元道：「奉知府相公鈞旨，解去良安營收管，明日起五更解去都省，有信牌在此。」那軍官索取信牌看了，便放應元等出城。

那時已是黃昏，城門上攢點，將要關城。應元帶了這乾人出得城來，對錢吉道：「慚愧，卻逃出虎穴狼窩也。待過了前面涼亭，人煙稀少，與眾位鬆了刑具，騎了頭口好走。」眾人都似出了鬼門關，誰不歡喜。剛走得一二里路，只聽得一片喊聲，路旁擁出一二百人。為首那人身騎劣馬，手提大刀，全身披掛，正是張鳴珂，大喝：「畢應元，你領這乾人想那裡去？」應元道：「我奉知府相公吩咐，解這乾人到良安營去，有信牌在此，你怎敢問我！」張鳴珂道：「胡說！現在你的家奴首告你通同梁山，放走呂方，又帶這乾人私逃，知府教我來捉你，在此守候多時了，你辨到那裡去！」應元更不答話，拍馬挺槍來奔鳴珂，鳴珂揮刀來迎，那一二百人擂鼓吶喊。錢吉等一干人只叫得苦。應元、鳴珂戰了多時，鳴珂將應元擒下馬來，喝令綁了。那些應元帶的親隨並做公的，都四方逃散。錢吉等原帶著刑具，都走不動，不費擒捉。便叫點齊火把，一齊解回城來，叫開城門，紛紛的解到府行。此時哄動了曹州城，都說好端端的一個畢押獄，不知怎的疾迷心竅，同梁山上賊人私逃，如今吃拿了，眼見難活。

不多時，鳴珂將應元並錢吉等解入衙署，蓋知府已坐堂等候。眾人紛紛的跪滿廳下，天錫見了畢應元，拍案大罵道：「你也有一命之榮，昧良至此，何故通賊造反？」應元只不做聲。天錫又罵道：「是我弄巧成拙，不合委你這廝。你把呂方放走那裡去了？究竟是何意見？」應元叩頭道：「恩相容稟：犯官……」天錫喝叫：「掌嘴！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卻不就動手。應元忙改口道：「小人昔日曾受呂方救命之恩，今到此際，不得不救，一時膽大，將他放走了。望恩相施恩，小人甘罪無辭。」天錫道：「此等胡說，誰來信你！」便對鳴珂道：「此輩收在監牢裡終久不穩，本府主見，即時都綁去市心裡處決了，只留那扮武妓的郭賊頭解去都省。這廝們不必細審了！」鳴珂道：「稟太尊：今日是國家景命，明日方可動刑。」天錫道：「就是明日，且去收監。」當時將畢應元並錢吉一干人，都是盤頭枷、觀音鈕、鬼吹蕭、馬蝗絆，重重疊疊，銀鍘鑊鑊，結實枷鎖了，推入死囚牢裡章字號獄底，都上了匣牀，收封好了。卻故意將應元匣牀同錢吉的廝並著。收封放水都畢，籠門上了大鎖。當牢節級牢子們都在外面安歇，牢門外四週圍提鈴喝號價守護。

那錢吉見了此等光景，又見應元認真放走呂方、戴宗，那裡料到是假，便歎口氣道：「我等死是分內，卻累了押獄官人。」應元也歎口氣道：「莫非是幼數，只是我得見公明哥哥一面，便死也無怨。今如此了結，為著甚來？」說罷，哽咽了一會。又問道：「我們山寨中頭領，有幾位姓郭的？如今吃蓋天錫捉住的是那位？怎麼武妓卻是他？」錢吉停了半晌，答道：「押獄官人，老實對你說了罷，那是我們山上賽仁貴郭盛。」應元故意驚道：「郭頭領何故刺殺天使？」錢吉道：「天使怎說是他刺的？」應元見他不肯說，正要設法再問，只聽那邊一個人道：「錢大哥，你也省說些罷！押獄官人雖是自己人，不爭被外人聽了，多惹是非。」應元道：「我們眼見上天路遙，入地路近，可想活到明日此刻哩！我與眾位弟兄前生有緣，今世一處結果，但願來生仍聚一處。左右不想活了，還怕惹甚是非，落得說說解悶。」數中多半吃應元說得悲哭，錢吉歎道：「我們到底不知還有救星否？」應元也歎道：「不怕眾位見怪，若是呂方不去，公明哥哥念弟兄之情，必來相救。今呂方已去，眾位雖是他心腹體己，到底差了一層，他豈肯為我們這三五□人，興兵動眾！俗語說得好：愛將如寶，視卒如草。我們性命決是無望。況說明日就要處斬，即使公明哥哥肯來救，也趕不及。」

眾人聽了，大半失聲啼哭，小半長吁短歎，只叫罷了。內中一人道：「你們休要鳥亂，錢大哥報個時辰來，我來占個大六壬，看看吉凶，到底有無救星。」眾人道：「正是，倒忘了你的課極准。」應元道：「也不必占課，你們還有一線活路好走，只我是無望了。」眾人問：「有何活路？」應元道：「眾位不知，這蓋天錫與公明哥哥有殺兄弟的切齒深仇，一心要與俺山寨作對頭，只苦不知山寨虛實。眾位既是公明的心腹人，何不投誠了，將山寨中不犯緊要之事。呈明幾件。蓋天錫必歡喜，留下你們性命，豈免不了殺身之禍。眾位肯時，此地張孔目我最和他相好，知府又聽信他，我便替你們托了他照應。只有我決無生路也。」眾人歎道：「好怕不好，只是苦了押頭。」應元道：「何謂押頭？」眾人道：「官人不知，凡是宋大王的心腹伴當，都要有老小做當的，名喚押頭，倘若下山走泄山上機密，或投奔了別處，便將押頭盡斬，毫不寬貸。」應元道：「如此卻也是難，只好由命罷。」便不多說。

看官，但凡人到將死，誰不指望生路。況這乾人雖是宋江心腹，宋江親待他們好，畢竟都是烏合之眾，那裡是孝子順孫，便當

真大忠大義。眾人被應元幾番言語，都有些心活起來。錢吉便道：「只恐蓋知府未必真識得我，若真個識得我時，便與他出些力，也不枉了。」應元道：「錢大哥如此一表人材，怕不動得知府。只是山寨中機密事，也洩漏不得。」錢吉道：「如某幾樁事，說也無害。」眾人見錢吉鬆了口，便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都吐些出來。應元便乘機探問，郭盛與侯蒙有何仇隙，卻去殺他。問到這裡，那眾人還有些遮掩。應元故意發狠道：「叵耐郭盛這直娘賊，害了我等性命，?了公明哥哥大事，怎肯與這廝干休。明日法堂上，我一口咬定了他，叫這廝吃個魚鱗細剗！」眾人都道：「官人也錯怪了他，這也不干他的事實，是宋大王將令，教他如此行的。」應元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我不信。」錢吉道：「官人，你那知道，宋大王實是盼望招安，只因奸臣滿朝，官家蔽塞，深恐受了招安，仍遭陷害，那時虎落平陽，益發吃虧。所以不得已，只好將天使害了，希圖再緩三五年，奸臣敗露，再受招安不遲。殺天使一事，並非我廝瞞你，便是山上眾頭領也不得幾人曉得。就是我們這幾人，也直到下了山寨，呂頭領悄悄知會的。今官人活是我們會中人，死是我們會中鬼，說也不妨。知府便不殺我們，也休要漏泄。」應元聽了，暗暗點頭，又問道：「既要行此事，卻何故扮武妓？」錢吉道：「陳希真是我山寨對頭，落得推在他身上。」應元見題目正旨已漏到手，心中甚喜，又問些閒話，聽來已是四鼓，便合眼養神。

須臾天亮了，當牢節級等來開封放水都畢，忽聽一片吆喝道：「知府相公叫提梁山一千人犯聽審。」只見無數提牢手撲進牢來，將應元、錢吉等人皆帶出來。進得府衙，只見一個人出來傳話道：「相公鈞旨：只帶畢應元一人進去先審，其餘都押在儀門外伺候。」提牢手一聲答應，便把畢應元腳不點地價抓了進去。儀門卻就關了，許久不聽見裡面動靜。錢吉等都魂魄不得歸位，不知凶吉何如，看那光景，又不象處決，沒處討問消息，都懷著鬼胎。看來太陽曬下牆腳，忽聽大堂上雲板響亮，鼓聲傳出頭門，吹打三通，裡面一聲吆堂，只見呀的一聲儀門開了，裡面喝叫：「帶進來！」提牢手將錢吉一千人牽著進去。只見儀門內兩旁邊樹陰下，排列著雄赳赳做公的，上面站的都是軍牢、皂隸、虞候、差撥，個個如狼似虎；又只見廳下階前，擺著胳膊粗細的夾棒、紫檀揸指、挺棍、腦箍、好漢架、美人椿、獨笏朝天、夜叉望海，種種狠毒刑具；又預備下薑汁、酒、醋、新汲冷水、藥材、童便，一切噴喚昏暈等物，看得令人魂銷膽碎。只見正廳上三副公案，分明是森羅殿上閻羅天子：當中那公案上，明晃晃爛銀的籤筒筆架，旁邊架起敕印，一色都是大紅披圍；旁側兩副公案，一樣體面。正中虎皮椅上，坐的自然是蓋天錫；左邊的便是巡政張鳴珂；只有右邊坐的那一位，更非別人，便是昨夜一處監禁的那個畢應元，已是冠戴的威威武武坐著。眾人齊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方曉得著了畢押獄的道兒。牢子將眾賊推在廳下跪了。只見畢應元豎起雙眉喝道：「兀那賊子們聽者！你們夜來那番話，我都一是一二是二的稟了相公，不曾捏誣你們半句，從實順了供罷。你們鬼也鬼，吃了老爺的漱口水。若牙礮半個含糊字兒，你們看那階下的傢伙，便教你們每件嚐嚐滋味，我卻不來奉陪了。」眾人都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得。張鳴珂喝道：「還不快供，務要等刑法上身麼？左右準備著！」階下兩邊爪牙轟雷也似的一聲答應。錢吉等見不是頭，情知賴不去，只得都從頭到底供招了，痛哭哀求道：「實不干小人們之事，相公可憐，只說別處得這真情，休題小人供招，免得老小受害。」鳴珂將供單呈與天錫看了，天錫吩咐仍帶去監禁。不說錢吉等都懊悔不迭，到了監裡，彼此互相報怨。

且說天錫審了這案，便起身向畢應元打了一恭，道：「此等重案，竟不煩一鞭一答，便得水落石出，絲毫無遁，皆畢見之功也。」應元拜道：「小吏皆仗恩相威福。」無錫道：「只是無故累了畢兄，受此一通腌臢，本府實不過意。」應元道：「為國家公事上，如何論得。」天錫道：「雖如此說，禮不可缺，本府已備下了。」便教將出來。左右忙抬上花紅表禮，天錫當廳與應元簪花掛紅，親自敬酒三杯，吩咐將自己全副執事輿馬，送畢押獄回衙；又教兩班優人送去押獄行內，演戲解穢；又將酒食銀兩等物，賞了應元、鳴珂手下之人，及一切公人。應元、鳴珂謝了退出，天錫然後退堂。這裡開鑼喝道，鼓樂喧天，將畢應元從府堂上送歸衙署。曹州合城軍民人等，方知是蓋知府用計，都喝采贊揚不已。

次日，天錫復請鳴珂入署，商量道：「此案卷宗，我已教押司們連夜疊成，你看可著何人解往都省？」鳴珂道：「此案事情重大，況且難保這廝們不翻供。賀檢討是明白人，不用說了。只是劉彬非賄賂不行。卑職愚見，須得太尊親去，一者可以將細情面稟賀檢討，二者劉彬賄賂不足，也好求他商議。」天錫道：「仁兄之言甚是，然我想畢應元亦須同去。」鳴珂道：「卑職近聞亦有調動之信，想不久亦到都省，與太尊相見。」天錫大喜，遂吩咐打造檻車，挑選公人，整頓行裝，帶印上省，委督糧通判代行公務，擇日起行。鳴珂稟辭，仍回東裡司去。

到了這日，畢應元已準備好伺候太守同行。兵馬都監梁橫來送，天錫囑咐道：「我不在此，一切事務，將軍格外小心。」梁橫道：「此乃小將分內事，太守請無過慮。」天錫辭了梁橫，即便起身。只見天錫頭裹洋藍札巾，身披砌銀軟皮鎧，左邊跨一口浙鐵磐拔劍，右邊懸一根二□七節八楞銅鞭，穿一雙卷雲戰靴，坐一匹白額黃驃馬。伴當們揹著那口薄刃厚背通天雁翎七寶刀。端的人材出眾，相貌非凡。畢應元將錢吉一千人都下了檻車，一齊起解。眾百姓見天錫解這一千人赴省去，無不歡喜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賢父母從此高遷，一方失怙；俗官員前來接任，百姓生災。不知蓋天錫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解。